

集 選 藝 文 摘 文

大 後 方 的 小 故 事

腿		火	: 良 蕓 木 端
難		逃	: 紅 蕭
信	家	封	: 舍 老
報		電	: 農 靜 台
士	女	波	: 塵 白 陳
子	房	找	: 良 蕓 木 端
景		夜	: 羣 舒
待	期	的	: 紅 蕭
表	數	指	: 良 蕓 木 端
		活	
		生	

文 摘 藝 叢 刊

大 後 方 的 小 故 事

老 舍 農 靜 臺 舍 老
端木 夏 舒 夏 蘇 木 端
蕭 紅 陳 白 著 等

文 摘 出 版 社 發 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三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重排初版

大後方的小故事

每冊實價

著者 老舍等

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

上海路浙江路五三六號

發行者 文摘出版社

上海北京路中一

信託大樓四樓

發行人 賈開基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目錄

端木蕻良：火腿	一
蕭紅：逃難	一一
老舍：一封家信	二〇
臺靜農：電報	二九
陳白塵：紫波女士	四一
端木蕻良：找房子	五五
舒羣：夜景	六六
蕭紅：朦朧的期待	七六
端木蕻良：生活數表	八六

火腿

端木蕻良

魏小川先生是火腿專家，他的故鄉，是離金華不遠的義烏，他常常以自己的出生地自傲，因為祇有在這兒，才養育了他對於火腿有關的豐富常識。

譬如：兩虎口零一巴掌長的火腿為最好吃。春腿不如冬腿好。每一缸火腿必須放兩隻狗腿。火腿必須在不陰不燥的天氣裏曬。曬火腿的時候有師傅。師傅把手在空氣裏一伸，認為可以曬了便曬。空氣太燥了，油便浮出來了。空氣太溼了，腿又起霉。曬腿必得通風，太通風了也不成，皮肉都變瘦了。曬火腿的豬祇用腿肉，其餘的都不要。所謂的金華火腿，並不是出在金華，因為義烏沒有名氣，所以不傳。其實火腿是義烏的最好。看火腿得看色氣，看皮看燻，看燻的到不到，看肉看紅，看紅的老不老。

而義烏的火腿則以魏小川先生家的為最好吃，因為他有自製的醬油，把曬好的腿再塗上一層醬油，重新掛在廚房裏燻上一個月頭，再來取用，據魏小川先生說，這肉賽過龍肉。關於醬油，除了魏家自己造的之外，日本造的大連醬油還可以。天津宏中醬油，也還勉強，其餘的便不行了。魏小川先生不但對於火腿的知識豐富，對於火腿的烹調方法也高明，火腿蛋絕不能加醬油，稍稍用一點鹽就行了，倘能用官鹽則最好，自流井鹽

便不成了，久大精鹽簡直不能用，——確鹽則不屑談及了。火腿燒菜心，菜心必得先用油過了，然後用雞湯煨，這再加進火腿才配得過來，青菜的苦味也被取消了。火腿東瓜湯頂頂的大秘密是不能加開陽。至於火腿豆腐，火腿白菜，火腿粽子，火腿饅頭，火腿月餅，……則更是魏小川先生的拿手好戲，他說他做的比冠生園的好，而且一定要請冠生園的老板來親口吃一回，讓他當面佩服，不過一直沒有實行罷了。

但是這一個月以來，魏小川先生沒有火腿好吃了。其實魏小川先生在逃難的途中，準備的火腿可不少，一路吃過來，直到逃到重慶還吃剩下四隻，魏先生認為這四隻若節省着用，祇少還有半年好吃。其實四川是有得雲腿好買的，不過魏小川先生看不起它，他說：「雲腿還算腿？你看它那頂呱呱的什麼雲南宣威浦，什麼在廷兄弟，什麼罐頭公司的牌子的罐頭，簡直是一罐臭牛油，提起來就作嘔！」其實雲腿也自有它的一批擁護者的，而且還誇說比金腿好，就像說茅台比大麴好一樣。因此，魏小川先生便連雲腿擁護者也都一道卑夷。

與他同一論調的有的鄉前輩毛老先生，現在他是××通俗圖書館的館長，所以每一談及，兩人都是唏噓不止。覺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魏小川先生來到重慶賦閑很久，兩人在感慨唏噓的共同憤慨下，便成了知交，知交之餘，魏小川先生便想請求毛老先生讓他到圖書館裏辦事。請求之後，魏小川先生家裏所有的這僅剩的四隻火腿，便變做兩對掛在毛老先生堂屋的大樑上了。

而魏小川先生家裏，從此便沒有火腿吃。

每次吃飯都是冷冷清清的，一盤波菜湯，配上兩碟泡菜，或者是一盤白菜湯，配上兩碟泡菜，波菜或者白菜上面，都祇能輕漂漂的浮着幾片白肉了。壓四角的淺淺的剛剛足夠滿裝盤心的四盤小菜，既不是火腿煎蛋，也不是火腿豆腐。而是竹筍炒肉，豆瓣洋山芋做醬泥之類了。

而魏太太也感到家庭大變，魏先生對她不再那樣溫柔和順了，每一看見飯桌擺上，便要大發脾氣，說：「中國豈有此理，好地方都沒有了，你看就剩巴子國人，吃他媽的巴子菜！」

魏太太非常害怕而且膽小，每天都想把菜做得好些，而且竭力對丈夫宣傳四川的口味，還特別聲明四川菜去溼氣。

「你看四川的口味也不錯呀！你看人家都說姑姑筵……」

「它可比得上義烏火腿？」

魏太太毫無辦法。便祇能命令老媽子在菜裏多加豆瓣醬，所以魏府的家庭菜單，真是稱得起滿堂紅，整個的桌面，都是辣子世界，直使九歲的小少爺，都辣得咧着嘴唇哭叫起來的。

老媽子看不慣這家庭的翻天覆地，便偷聲的問太太。

「老爺的事情可還沒有找着？」

「那裏是——他是因為沒得火腿吃。」

老媽子不知道火腿還有這些法力，便懷着滿肚子的蹊蹺，退下去作菜去了。

火腿沒有不打緊，不但魏家吃勿消，而且影響所至，幾乎危及全國。因為一向樂觀的魏小川先生，從此真是痛憤到極點。

「你看國家怎能好？吃不像吃，住不像住！」

「當權者，各據要路津，懷才者，徒嘆吾道貧！」

毛老先生在這一點上，雖然也是魏小川先生的同調，但依然沒有很順利的，很明朗的，使他確定的在圖書館裏行走，這使魏小川先生益發憤慨。

「國家成什麼樣子？真是他媽的、一塌鍋粥！」

從前魏小川先生，認為世界上祇有中國好，因為中國有義烏火腿，別的國家死也作不出，祇有屈服。

而現在中國失去義烏火腿了，所以祇剩一塌鍋粥！

「真是他媽的一塌鍋粥！」

這成了魏小川先生近來唯一的口頭語。

「一塌鍋粥！」真是，魏小川先生太痛苦了。

幸而魏家終於有救了。這是以前他所意想不到的。

又有朋友從浙江逃出來，爲了求魏小川先生替他找找房子，所以送來兩隻頂理想的

火腿，送來作晉見禮。

歡天喜地的魏小川先生便復活了。他又有了兩隻火腿。兩隻！這之後恐怕一隻也不會有了吧，他寶愛着這兩隻難得的火腿。

但是魏小川先生終於把自家對於火腿知識的一切運用都收藏起來，決定依然把火腿送給毛老先生家裏去。他還功虧一簣，……再加一滴，便變色了。他賦閒得太久，他想到通俗圖書館裏去辦事，假設魏小川先生也有他的理想的話，那麼，這就成為他的理想了。而且是惟一的，因為除去毛老先生之外，他是毫無門路可走。

魏小川先生那天把衣服穿好，把喉嚨乾嗽了兩聲，決定到毛老先生家，把兩隻火腿送去。

可是魏太太一定要他去送小寶看病，說小寶到四川受了溼氣。而且還自告奮勇說她去送火腿好些，因為就便還可以拜托拜托毛家的夫人，因為裏裏外外都打通了好辦事。老爺那天也居然福至心靈，猛可的想起現在走太太路綫成功的人真是太多了，所以，這次也便放任太太出馬走這一遭，希望能補他外交功夫的不足。所以一點兒也沒發脾氣，祇親手寫了一張很風雅的便箋，說明：「送上義烏火腿兩隻，家鄉風味，幸勿見晒也。」便帶着寶兒看病去了。

到下午太太回來，可不就帶來了喜信。太太說：

「可不是毛太太真是知遠知近的，先是道了謝，還說你的事一定是不成問題。」

所以魏小川先生也感到三個月以來所沒有的快活，自己那天親手跑到廚房裏面，作了一盆豆瓣鯽魚，連老媽子都說：「老爺的手藝真好！」

而且魏先生又說：

「看報上的社論，中國是有希望的，中國準備第二階段的堅決抵抗。」

而且魏小川先生還併命看通俗圖書館管理草案，後顧及前瞻，……而且自己還寫了一個關於購買書報的意見書，主要的意見，是：「應審其黑白，以免漢奸理論乘機混入，覆水之杯，爲時已晚，……」寫完了，後面題清「浙江金華魏小川氏謹擬」，然後小心翼翼蓋上兩顆大方印，一顆是篆字陽文。一顆是隸字陰文，分明是義烏，所以寫成金華者，也是因爲義烏名小，所以不傳。

魏小川先生真是興奮到萬分，覺得「工作」和「報國」的機會，就在眼前了，馬上就可以到圖書館去辦事。桌上雖然沒有了火腿。但單看看那紅澄澄的一缸辣醬油，就有無限意思。

而且魏小川先生還在家訂了兩份報紙，一份新華日報，一份大公報，坐在家裏，天天朗讀報紙。

「中國，這樣子，還有希望。」

所以魏小川先生的職業也有了希望，他的六隻火腿會給他帶來他所夢想的樂境。火腿沒有虧負過他，他也沒有虧負過火腿。

而且更大的幸運來了。正是——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毛老先生請客帖子來了。

這不是介紹魏小川先生和新同事來會面是什麼，一定的。……他的夢想，成了事實，魏小川先生馬上年青了二十歲，對於太太的功績，嘖嘖稱頌。說：「要不是走太太路綫，恐怕絕對沒有這個成績。」

太太也特別高興，便對老爺說：

「我就不信，市上沒有真正的義鳥火腿，這大的城市，那就搜刮得淨的？明天還是我親自出馬，我去給你買一隻來！」

魏小川先生還開玩笑，說：

「那可真是雙喜臨門。」

太太還有話，說：「等你飯局回來，我可以一定在桌子上，擺着一桌子的火腿菜，來吓你一跳。」

魏小川先生笑盈盈的穿起了藍袍黑馬褂，還拿了一根從宜昌帶來的河乾條的新手杖，去赴宴會去了。

魏太太矚着丈夫出去，便跑到廚房裏。

她手忙腳亂的忙了半天，不知從什麼地方，她弄出一隻火腿來。

她喊：「喂！張媽，來，快來！」

張媽登登的跑來，問她幹什麼。

太太提了一個烟薰火燎的東西給她看：「你看，火腿！」

「呀！」張媽吃了一驚，想到了老爺。連忙問：「是那兒來的？」

「買來的。」

「雲腿？」

「不是，老爺頂歡喜吃的。」

「呀！」

「快洗洗清爽拿來！」

太太滿身都是勁，親手作清蒸火腿。彷彿這一刻即是她平生最得意的晨光，所以不肯放鬆一點兒細微的節目，祇想表現得更好一點兒。

他知道老爺大事成功，今天回來一定歡喜，她做好了一大鍋子清蒸火腿，預備在老爺飽飽的肚皮之上，再打上一個歡喜的烙印。使他吃驚的一喜，因而確切的知道事業也來了，火腿也來了。

太太今天是有生以來最興奮的一天。

她一聽有扣門的聲音，不等老媽子來開門，便一個人跑出去，而且早已準備好了對老爺說什麼。

是查電表的。她開完了門，便輕輕的罵他一聲「赤佬！」然後自己也覺得今天忽然

年青得可笑。

到晚上老爺果然回來了，太太迎上去，還頻頻回頭來看擺在方桌上那一盆滴滴香的清蒸火腿。

老爺帶來的是憤怒。

「呵！你爲什麼中飽了一隻？說！你爲什麼頂替了一隻？留下了一隻金腿？送了一隻雲腿？你想毛老先生那舌頭，糞裏也嚼出蛆來，能瞞得過他嗎？」

太太馬上暈倒了，頭上起金花，但還支持着，立在那兒，她想，這樣還不要緊，只是事情不知道糟不糟。

「小氣鬼，小計算，女人就等於一個字，『小』！」

太太要哭了，並不怨丈夫，自己悔恨不該將事作錯，斷送了老爺的前程。

猛可的「這是什麼！」

老爺搶近桌子，走上去細看。才看出了這是一盆清蒸火腿。

「賊女人，我不在家，你還吃體己！」

太太伏在床上大哭起來。

她的腦子裏一切都成虛無了。她想知道的還是丈夫的事情到底妥不妥，但是丈夫還不明白的對他說，只把那盆清蒸火腿一下子就推翻在桌面上。

他在地上大搖大擺的走了兩通，回轉身來。

「賤女人，要不然個把科員我也捉過來當當，現在，媽的，司書不是司書，文牘不是文牘。弄了個『貼寫』，都是你，你……」

太太居然是明理的，她擦乾了眼淚，還說：「那你不是又作了師爺了嗎？」

「賤女人，少說話，都是你。」

女人不管丈夫事情大小，既然有事了，便放開膽子過來收起那盤火腿，但是眼淚却重新流到盤裏去了。

老爺傻了似的癡癡的坐在床沿上，痛苦的點了點頭，便低聲的自語着：「我和火腿算結了仇！」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盆火。……

魏小川先生一個人在暗中繼續地想下去。……

逃難

蕭紅

這火車可怎能上去？要帶東西是不可能，就單說人吧！也得從下邊用人抬。

何南生在抗戰之前做小學教員，他從南京逃難到陝西，遇到一個朋友是做中學校長的，於是他就做了中學教員，做中學教員這回事先不提。就單說何南生這面貌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發愁，兩個眼睛非常光亮，而又時時在留神，凡是別人要看的東西，他却躲避着不看，而別人不要看的東西，他却偷着看，他還沒開口說話，他的嘴先向四邊裂開，幾乎把嘴裂成一個火柴盒形，那樣子使人疑心他吃了黃蓮。除了這之外，他的臉上還有點特別的地方，就是下眼臉之下，那兩塊豆腐塊樣突起的方形筋肉，不管他在說話的時候，在笑的時候，在發愁的時候，那兩塊筋肉永久不會運動，就連他最好的好朋友，不用說，就連他的太太吧！也從沒有看到他那兩塊磚頭似的筋肉運動過。

「這是幹什麼？……這些人，我說：中國人若有出息。真他媽的……」

何南生一向反對中國人，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國人似的。抗戰之前反對得更厲害，抗戰之後稍稍好了一點，不過有時候仍舊來了他的老毛病。

什麼是他的老毛病呢？就是他本身將要發生點困難的事情，也許這事情不一定發生

，只要他一想到關於他本身的一點不痛快的事，他就對全世界懷着不滿。好比他的襪子，晚上脫的時候掉在地板上，差一點沒給耗子咬了一個洞，又好比臨走下講台的當兒，一腳踏在一隻粉筆頭上，粉筆頭一滾，好險沒有跌了一交。總之，危險的事情若沒有發生就過去了，他就越感到那危險得了不得，所以他的嘴上，除掉常常說中國人怎樣怎樣之外，還有一句常說的就是：

「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！……」

他一回頭，又看到了那塞滿着人的好像鴨籠似的火車。

「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！」現在他所說的：「到那時候可怎麼辦」，是指着他們到逃難的時候可怎麼辦。

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個同事，還沒有離開站台，他就開始不滿意，他的眼睛離開那火車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，就覺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豬那麼笨，這在逃難的時候多麼煩。

「看吧，到那時候可怎麼辦！」他心裏想着：「再胖點，就是一輛火車都要裝不下啦！」可是他並沒有說。

他又想到：還有兩個孩子，還有一隻柳條箱，一隻豬皮箱，一個網籃，三牀被子，也得都帶着，……網籃裏邊還能裝得下兩個白鐵鍋。到那裏還不是得燒飯呢！逃難，逃到那裏還不是得先吃飯呢！不用說逃難，就說抗戰吧，我看天天說抗戰的，逃起難來比

誰都來得快，而且帶着孩子老婆鍋盔瓢盆一大堆。

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邊，因為他心裏一煩亂，就什麼也不願意看。他的脖子向前探着，兩個肩頭低落下來，兩隻胳膊就像用稻草做成似的，一路上連手指尖都沒有彈一下。若不是看到他的兩隻腳，還在一前一後的移進着，真要相信他是畫匠舖裏的紙彩人了。

這幾天來，何南生就替他們的家庭憂着心，而憂心得最厲害的，就是從他送走那個同事，那快要壓癱了的火車的印象，總不能去掉。可是也難說，就是不逃難，不抗戰，什麼事也沒有時候。他也總是胆戰心驚的。這一抗戰，他就覺得個人的幸福，算完全不用希望了。他就開始做着倒霉的準備。倒霉也要準備的嗎？讀者們可不要稀奇！現在何南生就要做給我們看了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，何南生從牀上起來了，第一眼他看到的，就是牆上他已準備好的日歷。

「對的，是今天，今天是十五……」

一夜他沒有好好睡，凡是能夠想起的，他就一件一件的無管大事小事，都把它想一遍，一直聽到了潼關的炮聲。

敵人佔了風陵渡，和我們隔河炮戰已經好幾天了，這炮聲夜裏就停息，天一亮就開始，本來這炮聲也沒有什麼可怕的，何南生也不怕，雖然他教書的那個學校離潼關幾十里路，照理他應該害怕，可是因為他的東西都通通整理好了，就要走了，還管他炮戰不